

李順興。2001.03.04。〈追憶似月年華〉（書評：郭松棻《雙月記》）。《中國時報開卷版》。

《雙月記》由兩篇小說集結而成，屬八〇年代中期舊作，分別取名〈月印〉和〈月暎〉，皆挑選戰後初期已然成熟的台北女性作為故事重心。兩名女主角性情陰柔服順，彷彿由同一模子發展出來，這或許呼應著小說以月為題的陰性隱喻。

沒有張愛玲女性角色的心機城府、不見鄉土小說女性角色的潑辣蠻勁、缺乏白先勇女性角色的遲暮浪漫，《雙月記》的女主角反倒像極了我們一般刻板印象中所認知的日本傳統女性。如果小說的紀實性有某種程度的可信，對照今昔以探求女性的差異，同屬台北都會的米亞（朱天文〈世紀末的華麗〉），何其自由與放縱。兩種女性行為思想在傳承上的斷裂如此之大，印證台北本身文化地層的劇烈變動。

終戰初期的台灣，政治事件一波接一波，陰霾遍及社會各層面，政治自然而然成為文學想像的核心議題，〈月印〉自是不能免俗，唯其書寫形式獨具一格。較之於吳濁流《亞細亞的孤兒》的直接控訴，〈月印〉的政治關懷顯得低調而且內斂，起先只是一條敘事支線，以側面寫法來呈現，最後才與女主角所代表的主要敘事發生糾纏，進而造成悲劇收場。〈月暎〉轉而處理丈夫婚外情對女性心理的衝擊，筆調則仍是極其壓抑，到了篇末才揭顯女主角悲恨心情起伏的緣由。

《雙月記》最明顯的藝術成就在於敘事時間的設計。誠如書背評語所指出的，作者擅於「刻畫人性的深邃細密幽微複雜」，這類型的內容傾向於在小地方極盡文字拖延之能事，普魯斯特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為其中翹楚。普魯斯特另在敘事時間的結構上安插複雜的曲徑，用以容納大量獨立敘事片段，譬如說，在倒敘中，嵌入前瞻，或顛倒過來，在前瞻中，夾入倒敘，甚或在一節敘事中將兩者多次交叉混用，造成敘事時間的難分難辨。《雙月記》並沒走上這種挑戰讀者理解能力的極端路線，作者適可而止，因此敘事時間結構雖然雜衍蔓續，但不致於混亂失控。〈月印〉的主要敘事時間由終戰後的婚事開始，一直到丈夫涉及判亂被槍斃，時間長度大約是終戰後最初幾年。〈月暎〉的主要敘事時間是從第一次在殯儀館觀看丈夫遺容到最後一次為止，時間長度約四天或更多一點。透過長篇幅的描述，各種回憶或過往事件，零零碎碎，都能恣意地鑲入主要敘事時間的空縫，長短相間，忽前忽後、或深或淺，整體敘事時間也隨著曲曲折折，宛如空間迴廊，轉彎處寶藏無盡，這就是《雙月記》妙用敘事時間所創造的結構之美。

倒敘或前瞻，勢必造成敘事時間的跳越，作者在時間轉折點的處理，都有相當刻意卻不著匠氣的經營。有些轉折勉強類似電影蒙太奇，例如，〈月印〉中的一段有關文惠和鐵敏去釣魚的倒敘，回家路上文惠「第一次強烈地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」，接續下去的另一個倒敘，內容是幾年後楊大姐的來訪，文惠的第一個動作是「目不轉睛地將楊大姐端詳起來」，想「看看她那麼艷麗照人是不是跟生過小孩有關」，小孩這個意象遂成為兩則不相干敘事片段之間換檔的潤滑劑。〈月暎〉也不乏精彩例子，其中一幕，太太瞧著棺內丈夫的臉龐，發現「即使丈夫躺

下來，臉上也帶著生前孤兒的寂寞。」這裏的視角是太太的，然而緊接下去的視角立即切換成丈夫的：「一起站在旅舍的兩簷下，他記起了小時候〔母親剛下葬時〕墳上的星光。八歲當了孤兒……」。這兩段視角不同的片段，轉軸點正是孤兒意象。

前衛出版社早先出版的《郭松棻集》已收錄〈月暎〉一篇，集後的綜合評論，對〈月印〉與〈月暎〉都有一番著墨，其中引古典詩及佛法以解「月印」之題、以希臘英雄阿其里斯的弱點闡釋完美婦人文惠的嫉妒、太太向棺槨裏的丈夫宣戰，比之唐吉訶德挑戰風車，都是相當精彩的解讀，可作為進一步的研究參考資料。

書評書目：

郭松棻。《雙月記》。草根出版。2000。

——。《郭松棻集》。《台灣作家全集》。前衛出版。1993。

